

第二十三章 熱鬧宮宴各懷心思

只一盞茶的功夫，百嬉樓裡的座位都快坐滿了人，最上面的主位當然是帝后二人的，下首一共四個次席，這會兒已經坐了三位。

淑妃定睛一看，見只有四皇子榮錦桉的母妃莊妃，六皇子榮錦松的母妃敬妃，還有已經出嫁多年被封為聖德公主的安賢公主榮靜妍。她是貴妃長女，嫁與肅國公次子，榮寵無限。

聖德公主位比親王，是正一品王銜，自然是坐次席的。

其餘公主最多只是聖元公主，都是坐在三席。

雖然安賢公主的位分比淑妃高，但淑妃輩分比她高，位置比她靠前。

這會兒四個次席空了一個，顯然是給淑妃留的。

這麼一看，淑妃便知道賢妃、和妃和貴妃都不會來了。

前年五殿下是急症沒的，那之後和妃就很少出來了，淑妃同她並不很熟，只聽說她整日裡吃齋念佛，那架勢彷彿是要落髮出家了。

賢妃病重，肯定來不了，倒是蘇貴妃沒來有些稀奇。

蘇貴妃慣是張揚性子，雖說王皇后也是雍容華貴，但她到底是正宮皇后，是百年世族大家的女兒，任憑再是鋪張也是精緻仔細的，蘇貴妃出身不高，張揚起來就有失格調。

她的喜好一貫是金玉琳琅、珠光寶氣的，淑妃很是受不了她的作風。

一般這樣的年節宮宴，蘇貴妃肯定要打扮得花枝招展出來，斷然不會留在自個兒宮中。

這樣說來，三皇子送護國公主和親離宮，顯然是惹蘇貴妃不高興了。

在皇上病重，各位郡王也都參政理政的時候，三皇子一走就要大半年。先不說人已經離開了上京，往深裡想，皇上能不能撐到他回來還是個問題。

國不可一日無君，到時候哪怕詔書上是他的名字，在上京的幾位郡王難道還會老老實實等他回來？

正因如此，最近幾日蘇貴妃連連召娘家人進宮看望，也是做了打算的。

這些宮裡人都知道，淑妃認為說不定隆慶帝也知道，卻沒人管她。

因為貴妃家裡實在也沒幾個拿得出手的人，任憑她跳得再歡也無用處。

沒看王皇后穩穩當當地坐在那裡，什麼都沒做嗎？

淑妃歎了口氣，只覺得最近宮裡頭越發不好過了。

只要棠兒……好好的吧。

她著一身華服，快步走到左側靠上的次席，轉身坐下來。

安賢公主正吃了一杯茶，轉頭向她行禮，「淑妃娘娘安好。」

淑妃也淺淺回禮，「公主也好。」

兩人客客氣氣的寒暄幾句，便不再言語了。

安賢公主是蘇貴妃的長女，代表的是貴妃一派的體面和尊榮。

這樣的日子蘇貴妃來不了，她來也是一樣的。

淑妃剛一坐下，百嬉樓的宮人們便忙碌地給她擺茶酒。

宮宴上的吃食都很講究，多為蒸菜和冷食，再加些點心，琳琅滿目地湊上一桌。酒也都是果酒，喝幾壺都醉不了人，總之讓人出不了洋相。

今日皇上肯定是來不了了，只等王皇后來了便能開席。

果然，沒過多久王皇后便華麗地登場了。

她跟剛才一比已經有些不同，換了一件極為璀璨的蘇繡大襖，頭上的鳳冠珠光閃耀，九顆拇指大小的祖母綠寶石點綴在九鳳嘴角，隨著她的步伐搖曳。

她臉上也上了淺淺的淡妝，朱紅的口脂襯得她氣色極好，彷彿剛才偏殿裡那個疲憊的女人不是她一般。

這就是隆慶帝的皇后，這就是王家的嫡女王嬋娟。

她一路行來，兩側的妃嬪紛紛站起，依次給她行禮。

待到她走到主位上轉身，所有人依舊規規矩矩站在原地，等著她發話。

「免禮，都坐下吧。」

「多謝娘娘。」

王皇后端坐在鳳椅上，腰背挺得很直。

她看著那一張張嬌美動人的臉龐，輕輕開口，「今日陛下不能親往，早囑咐過我要招待好各位妃嬪公主，我特地吩咐御膳房上了今年新產的櫻桃，也好讓大家過年吃個新鮮。」

話音落下，一排年輕的小宮人捧著櫻桃果盤依次上前，給每一桌都上了一份。

等她們都下去，王皇后又道：「今日也不能做大戲，我便吩咐琴坊出了新曲兒，妹妹們將就看吧。」

大戲就是整臺劇碼，今年不是豐年，還出了那麼多事，必是不能辦得太熱鬧的。不過琴坊出個新曲便沒什麼了，果然臺上簾子拉開，十多位琴師已經等在那裡。王皇后也沒更多廢話，只說：「開席吧。」

悠揚的小曲便奏了起來，下面的妃嬪們便紛紛舉起酒杯，遙遙向王皇后敬禮。

宮宴上的東西並沒有好吃到哪裡去，味重的菜都不會上，淑妃挑揀一遍，便點了點那盤八寶蒸鴨，這會兒菜都冷了，泛著一層青白的油光。

傅巧言遲疑片刻，她知淑妃必不會喜歡這道菜，便只撿了板栗和花生給淑妃，並沒有挑鴨肉。

她是第一次跟來宮宴，倒是十分聰明。

淑妃讚賞地看了她一眼，默默吃起了板栗。

不多時，外面傳來寧公公的聲音，「咱家給各位娘娘公主賀喜了，新年好。」

寧公公是個冷清人，說吉祥話也沒多少歡喜氣，倒是古總管一直是笑咪咪，一團和氣的，只這樣日子他肯定不能離開乾元宮，只能是寧公公出來鎮場面。

他先給王皇后行了大禮，又給各位妃嬪行了小禮，這才繼續道：「陛下不能親往，很是掛念，特賜皇后娘娘四喜丸子一道、福壽燒肉一道、吉祥如意一道、八寶洪福一道。賜淑妃娘娘、莊妃娘娘、敬妃娘娘、各位公主吉祥如意一道、八寶洪福一道。賜各位嬪娘娘、昭儀娘娘、婕妤娘娘八寶洪福一道。」

這一連串的賞菜跟往年是沒什麼不同的，王皇后依舊是四道，妃和公主也一直是

兩道。

各位娘娘們一一謝過陛下賞賜，御膳房的人又是好一通忙活。

年節時的賞菜是有定例的，名字都十分好聽，菜的樣子也極好看，就是味道似乎不是很出色。

傅巧言見給淑妃上的吉祥如意只是個做成如意形狀的年糕，八寶洪福就是八種豆米做成的八寶粥，都是很小一碗，大家也就吃個意思。

各位娘娘們話不多，但還是會相互應酬一二，整個百嬉樓裡看起來也是熱鬧非凡。淑妃跟安賢公主無話可說，倒是跟莊妃和敬妃話了幾句家常，剩下的時候都是在陪王皇后說話。

傅巧言和寒煙忙著伺候淑妃，因著菜色不算太多，也一點都不亂。

正是酒過三巡，外面又傳來黃門的唱名。

「王爺們來給娘娘賀年了。」

厚重的帳幔先開，一排高大威儀的身影閃身而入。

百嬉樓裡頓時靜了。

走在前頭的是四皇子平郡王榮錦桉，他今年二十有六，是個微微有些發福的白面書生樣。

緊隨其後的是六皇子湘郡王榮錦松，他只比平郡王小兩歲，倒是長得高高瘦瘦，面容普通了些。

後面是明郡王榮錦楨和榮錦棠一起走，榮錦棠傅巧言見過許多次了，榮錦楨還是頭回。

他不過只比榮錦棠大上幾歲，個頭也是一般高矮，只長相沒他那般俊逸至極，稍微有些孩子氣。

九皇子榮錦杭這次沒有來，想來順嬪也不會讓他自己來宮宴。

四位郡王爺各有千秋，但最出色的顯然還是榮錦棠了。

人長得好，真是生來的福氣，得天獨厚。

四位郡王走到百嬉樓大堂正中間，一起給王皇后行禮，「兒臣給母后娘娘賀喜，祝母后新歲如意，福壽康健。」

王皇后笑彎了眼睛，連連招手，「好好，好孩子們快起來，過來一人陪母后喝一杯酒。」

郡王們便依言上前，由四皇子開始給皇后娘娘敬酒。

王皇后似不怕醉，一連吃了四杯酒都沒停下，只笑道：「你們三個母妃都在，快去給你們母妃請個安，老七就去找你姊姊吃點飯食，前頭肯定要喝許多酒，先墊補一二。」

這一番場面坐下來，樓裡的氣氛更是活絡。

榮錦棠在前頭喝了些酒，這會兒俊臉微紅，過來給淑妃行禮。

淑妃忙拉他坐下來，讓傅巧言伺候他吃些東西。

傅巧言這是第一次近身伺候榮錦棠，也不知他喜好，只好偷偷看他眼色。

沒想到榮錦棠恰好抬起頭來，一雙漆黑的眼眸正好映入傅巧言的眼簾。

他臉上還帶著閒適的笑，俊美的容顏在宮燈映襯下彷彿發了光，讓傅巧言看得移不開眼。

榮錦棠沒想到這個平時乖巧淡然的小姑娘會看自己看傻了，不由得淺笑出聲，「給我上些八寶洪福吧。」

傅巧言這才回過神來，一張小臉彷彿也吃了酒，漫上動人的胭脂色。

她垂下眼來給榮錦棠上了一碗八寶洪福，又挑了些清淡的配菜放到碟中，這才退下。

淑妃沒看到他們兩人的小動作，只問他，「前頭喝的多了？」

榮錦棠揉了揉太陽穴，低聲答，「皇叔爺一直拉著我敬酒，不好走開。」

淑妃問：「哪個皇叔爺？」

如今榮氏能讓榮錦棠叫皇叔爺的，也就剩幾位了，除了端王比隆慶帝小上幾歲，也是嫡系血脈，剩下的皇叔爺都已經七老八十，大多都不出來了。

榮錦棠低聲道：「是端王。」

淑妃捏著筷子的手一緊。

端王管著宗人府，是現任的宗人令。

隆慶帝只有兩位皇弟，都是五十幾許的年紀，倒是這位隆慶帝的小皇叔是先帝宣帝最小的弟弟，是一個庶妃生的遺腹子，比隆慶帝年紀還要小。

隆慶帝跟兩位皇弟感情很是淡漠，倒是跟這個小皇叔感情極好，這些年來一直由他掌管宗人府，皇家的事很多也交給他去辦。

如今隆慶帝重病不癒，新年祭天的差事也是交由他來主祭的。

一個是他輩分夠，也因他從不摻和朝廷的事，隆慶帝對他很是放心。

端王是個灑脫性子，跟隆慶帝長相有些相仿，只他不怎麼搭理朝廷事，閒雲野鶴慣了，身上少了隆慶帝那般經年不去的威儀。

在上位久了，自然同旁人不同。

榮錦棠今日跟他敬了一輪酒，對這不同深有感觸。

他這般想著，那邊又同母親道：「端皇叔爺倒是很健朗，比小皇叔看起來還康健。」

他口中的小皇叔是隆慶帝最小的弟弟，年紀比端王小幾歲，就是身體不太好，總是病歪歪的。

淑妃點了點他，沒再說這事，只問：「今日誰跟你來的？」

「寧城和張德寶都來了。」

榮錦棠被封為郡王以後，司禮監那邊給他指派了一位大太監、兩位小黃門，因為還沒出宮開府，身邊未有貼身的宮女和姑姑伺候。

指來的大太監就是寧城，聽名字跟寧之鶴像是有些關係，一開始榮錦棠不太敢用他，後來淑妃過來指點一番，才徹底放了心。

這個大太監是隆慶帝特地給他選的，總不會有差錯。

淑妃一聽是他們兩個，就放下心來，「待會兒你回前頭少吃點酒，別喝多醉了，實在不太好看。」

榮錦棠點頭道：「孩兒省得。」

母子兩個正說著話，不料旁邊一把嗓音橫插進來——

「八弟同淑妃娘娘母子情深，真真讓人感動。」

這一把嗓子又尖又亮，百嬉樓裡一下子便靜了下來。

淑妃扭頭去看，只見安賢公主正一臉冷淡地看著他們，彷彿剛才那話不是她說的一般。

「公主這話有些過了，」淑妃聲音不高，也十分的溫和，卻讓在場所有人都聽了去，「皇后娘娘宮事繁忙，臣妾替嫡母教養皇嗣，本是為皇后娘娘分憂的差事，自然要盡心盡力，值不當公主感動。」

淑妃這一段四兩撥千斤，一下子把安賢公主的臉打得啪啪作響。

安賢公主暗下臉色，正待要說些什麼，不料上首主位的王皇后淡然開口——

「好了，大過年的不要做些口舌是非，兒子們過來陪母后再吃一杯，就趕緊前頭忙去吧。」

王皇后在宮裡屹立不倒幾十年，誰人敢下她面子？安賢公主再大的膽子也不敢當面給皇后娘娘不痛快，只暗狠狠瞪了一臉莫名其妙的榮錦楨一眼，悶頭喝了一口酒。

淑妃聽了皇后的話心裡更定，她幫兒子理了理衣裳，只說：「快去給你母后敬酒，省得你母后惦記。」

榮錦棠笑著到了王皇后跟前，規規矩矩地敬了一杯酒，「母后今年辛苦，來年兒臣和兄弟們定多去看望母后。」

剛才一番口角因他而起，他現在說這句話其實是很合適的。只不過榮錦桉和榮錦松都是年長的兄弟，被他這般代表自然不太痛快。

榮錦桉不通俗務還好些，榮錦松臉色就不太好看了。

他生來口吃，平日裡不輕易開口，如今老二不在了，老三去了朗洲，老四那根本說不出好聽的場面話，哪怕也也算年長的皇子，也依舊沒他說話的分。

今年前頭的宮宴開頭是由端王致辭，後來敬酒卻只領了榮錦楨和榮錦棠，讓他跟榮錦桉自己去敬。

他在外人面前一貫能不開口就不開口，場面自然是冷清至極。

經年累月的到了如今這般場面，榮錦松心裡那些不痛快滾成雪球，已經快要壓制不住，任他脾氣再好，也總是會憋屈。

為什麼父皇這麼多皇子，只有他生來便是個殘廢？

幾位皇子敬了酒便走，百嬉樓清冷了一瞬，很快就又熱鬧起來。

淑妃再也沒搭理安賢公主，只一味陪王皇后說話。

就端看王皇后客客氣氣、笑意盈盈的態度，是個人都不樂意陪安賢公主。

一番觥籌交錯就到了華燈初上，百嬉樓裡燃起成排的雕花宮燈，映得滿室繁華。

等到最後一道小點端上來，王皇后便開口了，「今日裡有些晚了，大年節的，便祝妹妹們新年大吉，萬事如意。且自回宮休息吧，以後有功夫再請妳們去坤和宮再吃酒。」

下面妃嬪們一起給王皇后行了禮，小主和位低的嬪妾們便陸陸續續離開了。

淑妃倒是不急著走，傅巧言見她還未放下筷子，便幫她又佈了一塊棗糕。小點心不怕冷，這個吃起來也甜滋滋的，淑妃這一晚上都沒吃好飯，這一口卻是沒停。

安賢公主見她死賴著不走，冷哼一聲也起了身，同王皇后告罪便離開了。以往宮宴都是帝后先走，今日裡王皇后倒是沒動，坐在那裡也不知等誰。莊妃跟敬妃對視一眼，便一起起了身，「娘娘同淑姊姊先坐，我們兩個吃多了酒，這便回去休息了。」

王皇后點點頭，笑說：「妳們一貫愛吃酒，今日裡早些休息，明日中午還要祭天。」等到百嬉樓裡人都走了，王皇后才緩緩站起，下了主位。

這一晚上，她一個人端坐在冰冷的鳳椅上，身旁沒了那個熟悉的身影，一切都彷彿艱難起來。

三十幾年了，她一直陪在他身邊，他也從來是她的帝王。

淑妃見她下了桌，忙起身要迎。

王皇后朝她擺擺手，竟走到她身邊同她坐到一起。

「娘娘……您？」淑妃遲疑地問。

王皇后微微歎了口氣，「陪我吃杯酒吧。」

淑妃這才坐下來，招手讓寒煙上來伺候。

寒煙給王皇后和淑妃都斟滿酒，便拉著傅巧言跟著馮秀蓮等王皇后的宮人退出去。

這一日是除夕，傅巧言跟在寒煙身後，偷偷看了一眼天上的星月。

天上月朗星稀，晴空萬里，昭示了來年好天氣。

傅巧言悄悄搓了搓涼透的雙手，暗暗在心裡許願。

一願她和弟弟康健，二願姊弟倆平安喜樂，三願……淑妃娘娘長命百歲。

皇后娘娘跟淑妃在裡面沒留多久，不一會兒就叫了人。

馮秀蓮打頭先進了去，好半天才招人繼續進去伺候。

等到寒煙和傅巧言進樓裡時，王皇后跟身邊的宮人們都已經走了，只有淑妃留在位子上，低頭看著酒杯。

寒煙忙快步上前，低聲道：「娘娘，該回了。」

淑妃彷彿是醉了，又似暈頓，好半天才抬起頭，慢慢睜開眼睛。

傅巧言陪在一旁，見她眼睛通紅，想來是有些鬱結的。

淑妃好半天才道：「行，寒煙扶我起來，巧言，妳先自回宮裡。」

這三更半夜的，也不知為何淑妃不急著回宮。

傅巧言不敢問，只向她福了福身，匆匆退了出去。

第二十四章 老皇帝的安排

外面天已全黑，倒是宮道上燃起了一半宮燈，路上勉強能看清。

這個時候已經宮禁，雖不管小宮人從哪裡行走，但後巷沒有宮燈，傅巧言是斷然不敢孤身行走的。

她縮了縮脖子，蹣跚了蹣跚就衝進風裡。

刺骨的寒意迎面而來，吹得傅巧言手腳冰涼，她飛快地在宮道上走著，夜色下的皇宮彷彿盤旋著怪獸，那些黑漆漆的屋簷房頂正張牙舞爪，似想要試圖抓走亂跑的小宮人。

傅巧言有些害怕，長長的巷子裡只有她一個人的腳步聲，啪嗒、啪嗒，每一步都似踩在自己心上。

她一路走過乾坤小花園，轉身進了坤和宮與乾元宮之間的長巷，微弱的宮燈點亮了歸去的路，卻依舊不甚明亮。

傅巧言低著頭快步走著，她不敢在宮裡跑，只能咬牙頂風前行，這一路無比漫長。似乎過了幾個時辰，傅巧言才遠遠瞧見景玉宮精緻的屋簷。

她微微放鬆下來，腳下又快了幾分，憋著最後一口氣一路快走到景玉宮宮門外。因淑妃未歸，景玉宮還沒熄燈，寒絮正裹著厚重的大襖在宮門口的門屋裡等。

「叩叩叩」三聲敲門聲響起，寒絮立即上前開門，卻只見傅巧言白著一張臉等在外面。

寒絮臉色一下就變了，「娘娘呢？」

傅巧言凍得哆哆嗦嗦，老老實實回答，「回姊姊話，娘娘有寒煙姊姊陪著，我不知去了何處。」

寒絮皺起眉頭，先側身讓傅巧言進來，目光掃在她的簪子上。

「小瞧妳了，倒是有些手段。」寒絮冰冷的聲音傳來，聲聲刺入傅巧言心上。

傅巧言抿了抿嘴唇，沒敢應聲。

今日是淑妃娘娘命她陪同的，並不是她自己求來，主子吩咐的事，她們做奴婢的哪能反駁？

寒絮知她在淑妃跟前有些臉面，不好做得過火，讓人拿住話柄，只冷冷威脅，「以後老實一些，有些場面不是妳這種小丫頭能去的。」

傅巧言身上寒意更濃，卻只能回，「是，多謝姊姊指點。」

「妳且回去，把身上物件換換，這富麗堂皇的還把自己當主子了。」

傅巧言向她行了禮，低著頭回了後頭。

且不提景玉宮這邊，那邊淑妃由寒煙陪著，一路卻是去了乾元宮的側門。

乾元宮已經落了鎖，只有一個小黃門在門口等。

他不過十七八的年紀，人倒是老道極了，見了淑妃就道：「淑妃娘娘稍等片刻，小的這就開門，古總管已等了好一會兒的。」

這一句巴結恰到好處，寒煙忙謝了一句，拿了個大些的荷包塞他手裡，「多謝小哥等門，新年大吉。」

小黃門忙紅著臉推手不要，牽扯兩下才收進袖子裡，低頭小聲說：「今日裡召了三回太醫。」

淑妃心裡一緊，抓著寒煙的手更是用力。

等到小黃門打開宮門，裡面門房裡赫然是古總管親自等在那裡。

他見淑妃姍姍來遲也沒說別的，第一次沒同淑妃客氣寒暄，只匆匆道：「陛下這會兒多少都有些精神，娘娘有什麼話儘管說。」

這一句實在是有些扎心，淑妃的眼睛一下子便紅了。

到了如今這樣地步，只能是有一句少一句。

她沒應聲，默默跟著古總管進了正殿，轉身繞過繁複的雕花迴廊，最後進了垂著重重帳幔的寢宮。

寧公公這會兒正守在寢宮外面，見淑妃來了，忙行了禮，「娘娘，陛下剛醒，您趕緊著進去吧。」

兩位公公打開帳幔，一股濃重的藥味撲面而來。

淑妃屏住呼吸，只覺得那難聞的苦澀味道裡滿滿都是死氣。

一把有氣無力的嗓音飄出來，「淑妃來了？」

三十年了，這是她第一次瞧見隆慶帝脆弱至極的樣子。

這樣幾個月躺下來論誰都會吃不消，更何況是年逾花甲的老人。

曾經威儀的身影已經消失不見，只剩下骨瘦如柴的蒼老容顏依稀盤旋在眼前。

淑妃慢慢走近龍床前，眼睛裡的濕意怎麼也壓不下去了。

在隆慶帝面前的時候，她從來都是知書達禮的，然而如今這般場面，她是實在壓抑不住了。

淑妃一下子撲倒在隆慶帝床榻前，痛哭失聲。

隆慶帝眼睛裡霧濛濛的，他默默看著淑妃，有些無奈，又有些難過。

他沒有催她，任她就這樣流淚，彷彿過了很久才輕聲哄了哄她，「好了，這麼大的人了，哭什麼呢。」

淑妃抬起頭來，她不顧臉面地用衣袖擦了擦淚水，糊花了臉上精緻的妝容，昏黃的燈光下竟顯得有些稚嫩。

隆慶帝偏頭認真看她，漸漸回憶起往日裡相伴的歲月。

其實從前到後，從最初到如今，沈婷從來都沒有變過。

她飽讀詩書、琴棋書畫樣樣精通，溫婉可人卻又保留了那一份天真，笑起來的樣子最是純美。

她真的很好。

可是……大約是沒有那樣的緣分，每次看到她，他總會想起髮妻的音容相貌，他心裡難過，就去她宮中去得少了。

他知道讓她一個人在這宮裡生活蹉跎又寂寞，便把錦棠給了她，後來又把靜柔交到她的手中。

因為相信她，也相信沈家百年世族的底蘊，她們家養出來的孩子總歸不會太差。他賭對了。

隆慶帝顫顫巍巍地伸出手，握住了她。

「雅容，妳很好，朕心裡一直知道。」他有氣無力的低啞聲音飄入她耳中。

淑妃驀然止住了眼淚。

她愣愣跟著他道：「你心裡，知道什麼？」

隆慶帝沒有怪罪她的不敬，只緩慢說道：「妳是什麼樣……的人，朕心裡都、都知道。妳是個好女人，朕……對不起妳。」

一滴沉重的淚又滑落淑妃白皙的臉龐，她猛地低下頭，用衣袖又擦了擦臉，「多謝陛下讚揚。」

隆慶帝輕輕笑了笑，渾濁的雙眼無神地望向床幔上精緻的盤龍，那笑聲裡滿滿都是遺憾。

他是大越的帝王，是天子，可遲遲垂暮重病纏身，他躺在這座金碧輝煌的寢宮裡，也只能慢慢看著生命在迅速流逝。

他清晰的知道自己就要死了。

或許是明天，又或許是下個時辰。

跟許多皇帝不一樣，他倒是不太怕死，年輕時經歷了太多生離死別，到老反而淡然了。

可他還是感到很遺憾。

為這個國家他有許多事沒有做，為他的家人兒女，他還有很多情沒有了。

在他即將離世的這一年裡，國難當頭，外族入侵，親子離世，天災不斷，百姓無處為家。

這些事死死壓在他心上，讓他喘不過氣，也很不甘願。

他做了四十幾年皇帝，自認兢兢業業，也一心想做個好皇帝，但皇帝好做，好皇帝卻太難。

他不能讓所有百姓安居樂業，不能掃平四海一展雄途，他甚至還沒有培養好儲君，也辜負了許許多多的人。

隆慶帝只覺得呼吸有些困難，努力喘了兩口氣，只斷斷續續道：「想來嬪娟也同妳講過，老八的事。」

淑妃點了點頭，隨即發現隆慶帝並沒有看向她，便又出聲道：「是，皇后娘娘是講過的。」

「老八……妳確實養得很好，這孩子聰明克制有禮有節，比他的哥哥們，都強。」這麼多年，再是受隆慶帝寵愛的三皇子都沒能得他這般誇讚，從來不顯眼的八皇子卻得了他的青眼。

這句話就彷彿定心丸，淑妃心裡安定了幾分，又莫名有些難過，「陛下，棠兒還小，您再多教養他幾年吧。」

隆慶帝輕笑出聲。

這宮裡頭居然還有不想他死的人？他知道王皇后定然不希望他早早離世，只也不知道淑妃同樣有這般念想。

「妳有這份心，朕心甚安，只……天命難違，今日叫妳來，便是要說棠兒的事。」淑妃再次拜了下去，重重向他磕了三個頭，「臣妾定聽命。」

隆慶帝咳嗽兩聲，緩緩道來，「棠兒年輕，只上頭還有四位兄長，老四母家普通，他也沒有這個心思。老六口吃，祖訓有言，不承大統。老七……貴妃對他沒有這份心，他也當不了事，只有老三……有些麻煩。」

淑妃低頭，沒有言語。

隆慶帝只繼續道：「待朕……會留遺詔命老三分封溧水，鎮守國門。命貴妃至長

子封地處享榮華富貴。」

「陛下！」淑妃心頭一跳，驚呼出聲。

她不知為何隆慶帝會把這般機要事同她講，心跳驟然變快。

隆慶帝擺擺手，沒讓她說出話來，「棠兒年幼無正妃，朕會遺命嬪媵暫理後宮事，妳從旁協理，但他自己的皇后，由他自己親定。」

淑妃頓時愣住了。

他給了王皇后未來許多年的尊榮，卻也為兒子爭取了一線生機。

王家再是百年書香世家，再是清貴的讀書人也總會貪心。

他是少年天子，長子嫡孫，即位時便大權在握，王家自是老老實實，但這些榮錦棠都不曾有。

他倒是不懷疑王皇后，但對王家就沒有這份信任了。

還好……榮錦棠並沒有寄在王皇后名下，他不能讓榮錦棠未來幾年十幾年受王家擺佈，大越總是榮家的天下。

隆慶帝沉沉喘了幾口氣，又道：「妳是棠兒養母，按制不能被封為皇太后，朕會遺命妳為太貴妃，協理宮事。」

淑妃又愣了。

她在宮裡安靜幾十年，從來沒想過自己有朝一日還能被封為太貴妃。

「陛下，臣妾……」淑妃拒絕的話還未出口，就被隆慶帝打斷了。

「妳要為錦棠著想。」

淑妃說不出話來了。

確實，隆慶帝種種安排，為的全部都是榮錦棠。

或許也並不是為榮錦棠這個人，他為的是大越的國祚，為的是榮氏的未來。

淑妃彎下腰來，虔誠的行了一個大禮，「臣妾，領命。」

隆慶帝輕聲笑了笑。

這一日他笑了很多次，也只有這一次是舒心而愜意的。

他最後說了一句，「能安排的朕都會安排好，只要妳記住一點。」

淑妃抬起頭來，認真看著病入膏肓的帝王。

隆慶帝朦朧的雙眼終於對上她的，沉沉道：「妳要記得，錦棠的妻子必須要他自己選。」

未來的皇后代表著外戚，享受著母儀天下的尊榮，也需要面對前朝後宮的種種是非。

在國難當頭的這個時刻，一個不能經事不能頂風雨的皇后不如不要。

王皇后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哪怕他病成這樣，不能上朝也無法理事，宮裡至今也沒有亂成一團。

因為王皇后撐在那裡，她能安排許多事，也不怕許多事。

「棠兒很聰明，他很像朕，他不會選錯人。」

民間總說三歲見老，隆慶帝清晰地記得那一年榮錦棠開蒙時亮眼的表現。

他記得有一次自己問起課業，內容是什麼他也早就忘卻，只記得榮錦棠病了沒有

做，卻給他交了一份由身邊黃門完成的課業。

隆慶帝當時是有些詫異的，他知道皇子們多少會讓身邊的人頂事，卻絕對不會直說不是自己親力親為。

隆慶帝就問他為何會坦白不是自己做的。

榮錦棠那年不過五歲，精緻可愛的小臉讓人看了就很歡喜，他的眼睛漆黑又明亮，笑起來的樣子討喜極了。

他答：「回父皇話，兒臣的黃門也代表兒臣的臉面，人是兒臣自己選的，他做的無論好壞都跟兒臣有關聯。且兒臣是皇子，因病無法處事，讓屬下辦事是理所應當的。再者，他的課業兒臣看過，覺得很好才拿出來，為何不能說是他做的？兒臣一沒欺騙，二無隱瞞，三也確實賞識他的文筆，兒臣認為自己是正確的。」

孩子年幼，卻條理清晰有理有據，實在是相當難得的。

他那時就知道自己的選擇，無論是近臣，還是奴婢都要代表他的臉面，如果人好，自然他也長臉，如果不好，那也要自認錯誤早日改正。

他知道不能欺騙老師和父皇，也知道表揚自己身邊的丁人，聰明又懂事，機敏又坦蕩，真是實在難得的。

隆慶帝滿懷遺憾，也通過之前同榮錦棠的那番話，知道兒子是理解他的。

他知道韃子不除何以為家，他知道和親不是長久之計，他也知道父皇心念長外孫女，還是盼望有一天她能重歸故土。

他也知道父皇難過國土分離，百姓流離失所，潁州總有一天要重歸大越。

這些的所有，榮錦棠都清楚，也同樣這般想。

隆慶帝給兒子留了這樣一個爛攤子，心裡也是十分難過而又愧疚的。

皇帝好做也難做，沒有理想和抱負，得過且過自然是好過的，但榮錦棠絕不是這樣的人，所以他未來的路只會艱難險阻，困難重重。

但，他卻不會放棄。

隆慶帝緩緩閉上雙眼，「哪怕……且讓他選個真心人吧。」

那一年桃花綻放，他八抬大轎，十里紅妝迎娶沈婉。

他們兩人青梅竹馬，兩小無猜，自是天作之合。

那兩年婚後甜蜜，終此一生印在他心裡，經年過去他從來也不曾忘記那桃花面。

哪怕將來榮錦棠的皇后一無是處，他最終選了自己喜歡的女人，且讓他歡歡喜喜的吧。

第二十五章 溫馨姊妹情

這日淑妃是幾時回來的，傅巧言並不知情，只是次日去書房伺候筆墨時，被淑妃拉著問了好些話。

有時是問她家裡，又或者想聽她講講剛進宮的事兒。

除了坤和宮的那一遭，傅巧言知無不言。

坤和宮的事，傅巧言並不認為是自己的錯，但顯然無論是皇后，還是馮秀蓮，都在當日直接淡化了這件事，她要是再提出來就不太恰當了。

其他的事兒，沒什麼不好講。

說到在掃洗處的工作，傅巧言還笑說：「其實奴婢在家中是沒怎麼洗過大件衣裳的，母親總說小姑娘會把手洗壞了不美，只叫奴婢洗小衣，在掃洗處裡頭才知道衣裳不好洗。」

淑妃問：「那妳覺得苦嗎？心裡頭怨不怨恨？」

傅巧言想了想，認真答了，「要說苦，確實是真的苦，要說怨恨就沒有了。娘娘且別搖頭，奴婢說的並不是場面話。您許多年沒出過宮了，許是不知道百姓們如何過日子。」

「就拿偶爾過來幫我家拆洗衣裳被褥的幫工大娘來講，她洗一天不過三十個銅板，一月裡也不能做滿三十天的，如是做二十來天，也到不了一兩銀子工錢。且主家也多不留飯，中午還要回自己家去吃。」

「這一兩銀子的工錢她一家子就能過得很是舒坦，如果家裡男人還有些營生手段，孩子們便能上得起幼學或鎮學，要是學習好些還能免了束脩，奴婢就免了幼學的三年束脩呢。」

淑妃確實不太知道如今物價幾何，卻知道幼學裡要想免束脩，最少是同級前三名，想來傅巧言成績不會太差。

「妳說的有道理呢，小丫頭又誇了自己成績好哩。」

傅巧言害羞笑笑，淑妃心慈善良，待她實在不能再好了，她同她也是有些親近的。

「娘娘別取笑奴婢，就拿奴婢現在的月例來講，每月是半兩銀子，宮裡管吃管住。一年四季還有兩身新衣裳，其實比外面工錢要高的。」

傅巧言這一通話講下來倒是有理有據的，她不去胡吹什麼因為主子娘娘待人和善她不怨恨，她只說自己付出的努力和收入比坊間還要好些，自然也不用去怨恨。跟聰明人說話是極簡單的。

淑妃點點頭，又問她，「妳弟弟，妳都安排好了嗎？」

說到弟弟，傅巧言眼裡多了些光彩來，「我弟弟今年有十一歲，他其實從小比我還聰明，那年他病得厲害，我實在無計可施就求了同父親交好的縣學書吏，他同我說小選名額還沒滿，要是我願意去，可以把那十兩銀子留給我弟弟，且在榮宣堂給他留個位置。」

榮宣堂是榮氏立國後，主持開辦的善堂，所有州府都有設立分堂，由宗人府和駙馬司一起督辦，善堂主要是撫育孤兒，因人力有限其實也不是所有孤兒都能進去。傅巧言這也算是給弟弟托了關係，只要能進榮宣堂，弟弟用她留下的銀錢看好病，又能有個容身之所，實在沒有比這更好的打算了。

傅巧言笑道：「那孩子聰明著呢，身體能好餓不死自己，且榮宣堂裡只要書讀得好還能有機會上鎮學，奴婢從來不擔心他。」

她說起弟弟的樣子，彷彿整個人都在發光，淑妃很容易就能看出她同弟弟感情極好，也打心底裡相信弟弟的聰明，她已經許久沒見過他，卻依舊相信他能過得很好。

淑妃沉吟片刻，望著她越長越光彩照人的臉龐，終於道：「如果妳想知道他的近況，我可以讓家裡人去打聽打聽。」

傅巧言愣住了。

淑妃慢慢垂下眼睛，她站起身來走到窗邊茶桌邊上，伸手招呼傅巧言，「丫頭過來，坐這裡，我有事同妳講。」

她表情十分嚴肅，傅巧言也收起臉上的笑容來，規規矩矩地坐到椅子旁邊的繡墩上。

「娘娘請講。」

淑妃偏過頭來，定定看著她。

這一年來，傅巧言日日都要過來伺候她讀書，人很聰明機靈，長相自是頂尖，聲音也婉轉動聽，最要緊的是學識品性一點都不差，除了太偏門的書她會有不太認識的字，大半話本經書她幾乎全都認得。

她知道她是一心想回家的，但……她也知道傅巧言很是懂事。

也就是說，她懂得取捨。

淑妃終於張口問：「如我想讓妳一直留在宮裡，不歸家去，妳待如何？當然，妳弟弟那邊，沈家會安排好。」

傅巧言這一次倒是沒有發愣，或許是有了些心理準備，也或許猜到了什麼，她看起來沒有太多驚訝。

她只問：「是留在娘娘您身邊，還是……」

淑妃輕輕笑了，「妳一直是個聰明孩子，我是知道的。錦棠身邊沒什麼得用人，那些侍寢宮女他一個都不喜歡，如今他封了郡王，也十六了，身邊沒個人不成。」

傅巧言只覺得一顆心撲通撲通跳，將要跳出喉嚨。

淑妃緩了緩，繼續道：「皇后娘娘那邊會有安排，但我也只放心身邊的這些人，總怕她們不能一心一意對錦棠。」

傅巧言張張嘴，卻沒有發出任何聲音。

淑妃輕輕地搖了搖頭。

「我知道妳要問些什麼，我不求妳喜歡他，但求妳忠心於他，能好好陪伴他便足了。」

傅巧言微微紅了臉，她仰起頭來看向淑妃，豆蔻年華的少女，雪顏微紅，宛如含苞待放。

淑妃拉起她的手，摸著她指尖的繭子，「如今也只能封妳為良媛，無品無級的，但好歹能有個小丫頭伺候妳。」

「妳且放心妳弟弟的事兒，沈家那邊我會安排好，讓人找到他送他去青山書院，供他一直讀完青學，隨他想做什麼都會支持他。」

青山書院是大越最好的書院，書院內不設立幼學，只有鎮學和高學，青山書院的高學叫青學，能考入的學生都是萬中選一，當然那些大世家手裡是有些名額的，每年也不過一兩個。

傅巧言輕輕地笑了笑，心裡安定了幾分，雖然依舊有些茫然，卻還是說：「且讓他自己考吧，要是他考不上，也決計不會捨下臉面去要名額，只束脩這方面，還是要勞娘娘操心了。」

青山學院不好考，束脩也十分昂貴，普通人家是根本讀不起的。淑妃聽她這樣講，便知道她是下了決心的，忍不住紅了眼睛。她輕輕把傅巧言攬在懷裡，呢喃道：「好孩子，委屈妳了。」相處一年，她知道傅巧言是什麼樣的人。她跟自己其實是很像的，寧做平民妻，不做帝王妾。宮裡這繁花錦繡，同她們其實沒多少干係，然而一旦進來，就不由得她們了。她不知道榮錦棠會不會喜歡傅巧言，也不知道將來的大越後宮會是何種局面，可能傅巧言一飛沖天，封妃位，也有可能蹉跎於低位，一直不得寵愛。這些，由不得傅巧言，也由不得她。她作為母親，自然是想把可心人送到他身邊，其他人她總是不能放心的。淑妃定了定神，只同她道：「妳且放心，無論如何，一個五品的位分我還是能保證的。」傅巧言又笑，「那奴婢就多謝娘娘了。」淑妃拍了拍她的頭，「妳想見見妳弟弟嗎？」宮人們每年都能有機會見家裡的親屬，但她弟弟實在年幼，怎麼也得等束髮以後才能相見。還有三年。傅巧言搖了搖頭，「不了，也不合規矩，等他束髮吧。」這件事了結了，淑妃心裡多少痛快一些，因為隆慶帝病重的事情她已經壓抑了許久，直到今日才算稍微開懷些。「妳回去準備準備，過幾日坤和宮那邊可能就要派人來領妳走了。」傅巧言起來福了福身，猶豫片刻還是問：「娘娘，如果將來我……實在沒那個福氣，能不能再回來伺候您？」「妳……妳這孩子，好，我答應妳。」淑妃微微紅了眼，笑著點頭答應了。傅巧言回身朝她行了大禮，這才退了出去。晚膳時，傅巧言沒吃多少，她心裡裝著事，實在是吃不下。今天淑妃說的事，她沒怎麼糾結就答應了，一是淑妃已經給弟弟最好的安排，再一個是她也十分感謝這一年來淑妃對她的好。除了打掃書房，她幾乎什麼活都沒有，陪娘娘讀書，其實她自己也樂在其中，每日娘娘有什麼小點茶品都是叫她一起用，給她賞賜也從不手軟。就連上回她病了，娘娘還讓福姑姑請了女醫來給她瞧病，名義上是給宮裡的宮人們都看看，其實她知道這多半是為了她。無論是什麼理由，她總不能不記著淑妃的好。更不提，淑妃雖然是叫她讀書、伺候筆墨，也會教她許多知識，從她來景玉宮時，淑妃就是如此，到了現在也沒有變過。她不信淑妃一開始就想讓她去榮錦棠身邊，只能說淑妃本就是個和善人，喜歡聰明伶俐的小丫頭罷了。她是知道自己性格的，一開始在宮裡確實艱難，她也走到了今天，這一年多裡，

她並不覺得日子特別難熬，在宮裡哪怕只是個無品小宮人，她也照樣努力活了下來。

試問自己，想不想出宮同弟弟團聚？當然是想的。只是十幾年後再出宮，說不定她也不適應宮外的生活，到時候是嫁人還是不嫁人，她也沒想好，還不如……就聽了淑妃的安排。

再者，所幸八殿下人又那般芝蘭玉樹。

傅巧言把臉埋進被子裡，這一夜也沒能安然入睡。

第二日下午，淑妃見傅巧言臉色不是很好，知她心中有事，便讓她早早回房休息。雙菱恰好在屋裡收拾東西。

傅巧言喝了杯茶，心裡反覆糾結了許久還是開口，「雙菱姊姊，我有些事想同妳說。」

雙菱手上動作不停，溫婉道：「妳說，我且聽著。」

傅巧言見她一如既往的溫柔，心裡更是不好受。

她不由想起雙菱為了八皇子生病的那段日子，雖是自己開解了她，但如今落了這樣局面，實在讓人五味雜陳。

「雙菱姊姊，我要走了。」

雙菱頓了頓，她慢慢疊好被子，整齊齊地擺在床櫃旁。

「妳要去哪裡？」雙菱蹭到炕邊上，坐在那裡不去看她。

傅巧言紅了眼睛。

這一年來，她同屋裡的姊姊們相處很是融洽，景玉宮因著淑妃性子好，宮人們大多都比較和善，傅巧言在這裡過得好。其實是很捨不得的，但娘娘吩咐的事，也不是她能拒絕的。

雙菱平日裡不愛說話，卻不是個傻子，她見傅巧言低頭不吭聲，突然就悟出了什麼。

「呵。」她短促地笑了一聲。「是讓妳去陪知畫了嗎？」

她說的倒是含蓄。

傅巧言輕輕抬起頭，默默地看著雙菱，低聲道：「娘娘說要封我為良媛，過陣子就要跟皇后娘娘那兒賞賜的良媛們一起去八殿下的文墨院。」

雙菱猛地抬起頭，好半天沒講話。

傅巧言長得美，溫婉可人，聰明伶俐，她知道淑妃娘娘極喜歡巧言，自己嘴笨不愛說話，娘娘一年到頭其實見不了她幾次，可是……可是……

到底八殿下那般丰神俊秀，她心裡總是有些放不下的。

雙菱沉默了好一會兒，才勉強給傅巧言了一個難看的笑。

「也好……」

傅巧言知道她心裡難過，但她不想就這樣一聲不吭地離開景玉宮，那樣這一年來的情分便會蕩然無存，再不復往昔。

「雙菱姊姊，我們都是娘娘的宮人，自然要聽娘娘吩咐，只……妳瞧著娘娘喜歡

我這樣的，說不定八殿下不喜歡呢。」

傅巧言憋了一天的眼淚終於流了出來，她也不過剛剛十五，這輩子就只能生活在冰冷的宮牆裡，說不害怕是假的。

「我求了娘娘，要是八殿下不喜歡我，我還回來伺候娘娘，到時候妳別不理我。」她抽泣地道。

她這樣一哭，雙菱也跟著哭起來，「妳胡說什麼，不許想這些！」

這是她第一次說話語氣這樣強硬，她走到傅巧言身前，輕輕攬住她稚嫩的肩膀，

「去吧，到了那裡就不用再伺候人了。妳這麼美，八殿下不會不喜歡妳的。」

大概因為從來沒奢望過什麼，雙菱很快就平靜下來，她摸了摸傅巧言烏黑的秀髮，慢慢擦乾淨臉上的淚，「哭什麼呢，這是好事情，郡王良媛也挺好的，將來王爺出宮開府，怎麼也能封個六品良娣，還愁日子不好過呢。」

到底年長一些，雙菱反而安慰起傅巧言來。

傅巧言輕輕拉住她的手，用極輕的聲音說：「雙菱姊姊，我……我害怕。」

她到底在害怕什麼，自己心裡其實都不清楚，害怕讓淑妃失望，害怕八殿下不喜歡她，害怕文墨院裡的一切，也害怕未知的未來。

前路瀰漫著濃霧，她實在看不到方向。

雙菱又紅了眼睛。

說到底，她們都是這錦繡皇宮裡的浮萍，身若蒲柳，命比紙薄，她們從來不能掌控自己的命運，也害怕被命運掌控的那一天。

「好妹妹，妳要知道自己很好，人美心也美，所以去了八殿下那裡，妳就做妳自己好了。」

「沒什麼好怕的，在哪裡不是過日子呢？八殿下又不能吃了妳，大不了妳就在自己小院裡老老實實地生活，找些讓自己開心的事，一天天的，日子也就過去了。」

傅巧言慢慢止住了淚。

確實，日子總要過。無論是在景玉宮，還是文墨院，又或者歸家還鄉，其實沒有什麼不同。進宮這條路是她自己選的，無論走到哪裡，她都不能退縮。

「妳在景玉宮不也過得很自在？怕什麼呢？八殿下妳又不是沒見過，他不是個難相處的人。」

這事說到榮錦棠身上，傅巧言難得有些不自在。

雙菱輕聲地笑了笑，心裡的鬱結消散，倒是有些閒心同她玩笑，「將來出宮上哪裡找這麼俊俏的郎君，還是皇親國戚，皇子龍孫，沒比這再好的事了。」

傅巧言紅著臉推她，「雙菱姊姊，妳別鬧。」

雙菱把她拉起來，牽著她走到衣櫃前，「行了，娘娘既然吩咐，也不過就這幾日的事，先把東西收拾妥當。」

傅巧言原本以為同雙菱坦言後會很不愉快，結果被雙菱哄了一遭，竟不那麼忐忑了。

平日裡不聲不響、一根筋的人，一旦通透起來，無人能及。

晚上她去領了飯食，回來見桃蕊和雙蓮都回來了，兩人正笑咪咪打量她。

傅巧言便知道雙菱已經把消息告訴了她們，有些不好意思的道：「姊姊們用飯吧，今日裡有紅豆棗泥饅頭，很香的。」

雙蓮幫她把沉重的食盒放到桌上，拉著她坐下，「有什麼不好意思的，這事宮裡多了去了，只是以後不同妳在一處，有些怪難受的。」

她一貫是大大咧咧的性子，這會兒倒是有些扭捏。

傅巧言忙說：「我以後會回來看妳們的。」

桃蕊伸手點了點她額頭，吩咐雙菱擺飯，「別胡說，等妳去了外五所，便不能回後頭了。」

傅巧言茫然地看向她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桃蕊知道這些事過幾天福姑姑都會同她吩咐，但還是忍不住操心起來。

她一把嗓音甜蜜蜜的，聽得人舒服極了，「外五所都是皇子的妃妾，這來了後頭叫皇上撞見，豈不是……」

豈不是很容易出事！

這話桃蕊沒講完，但是傅巧言卻懂了，因為懂了，心裡頭就又開始有些不好受。桃蕊塞了一個棗泥饅頭給她，「行了，這有什麼的？等妳去了文墨院，也就沒心思再想這後宮的事兒。且將來妳位分上來，能混到個側妃、良娣什麼的，逢年過節八殿下回宮來看望淑妃娘娘，總能帶上妳的。」

傅巧言輕輕搖了搖頭。

桃蕊知道她年紀小不懂，自然會徬徨害怕，只笑說：「妳啊，就聽我的，將來我們說不定還要指望傅娘娘關照呢。」

傅巧言忙要去捂住她的嘴，「姊姊妳胡說什麼！」

桃蕊一把握她的小手，只笑道：「妳就安心去吧，好好過活就行了，該吃該睡。妳是娘娘給的人，八殿下不會虧待妳。」

傅巧言沒動。

雙蓮把她拉著坐下，給每人都盛了一碗糙米粥。

桃蕊端起碗，甜甜道：「別的不說，只祝我們一屋姊妹平安喜樂。」

她們沒什麼好茶，用這香噴噴的糙米粥也沒什麼不合適。

傅巧言端起碗，同三位姊妹碰了碰，默默喝了一口，真香。

寒日最忙的時候已經過去，最近桃蕊也沒那麼多事，晚上便拉著屋裡的姊妹一起給傅巧言準備行李。

總歸是要去皇子身邊伺候的人，太寒酸是會叫人瞧不上的。

桃蕊從自己的櫃子裡摸出一個小包袱，裡面大概有二三十個精緻的荷包，有並蒂蓮花，有錦鯉成雙，有多子多福，有馬到功成，林林總總攢了一小包。

她很大方，將這些都給傅巧言塞進包裹裡，「這是姊姊平日裡做的小玩意，妳且拿回去用，料子都是偷偷用娘娘衣裳的邊角料做的，沒有上不了檯面的，妳且自己掛身上都使得。」

傅巧言不太想要，桃蕊進宮這麼些年只攢了這些東西，其實是很不容易的。

料子、針線都很貴，最難得的是她一針一線的功夫和手藝，這般全都拿給她，桃

蕊自己就一個都不剩了。

桃蕊不管她，「妳出去也代表咱們屋子的臉面，總不能比皇后娘娘那邊人差，回頭福姑姑肯定也要給妳準備些什物，我這個真是我自己的心意，妳不能不要。」雙蓮和雙菱身上就沒什麼東西了，不過景玉宮裡生活安逸，她們攢了不少的銀子，兩個人一湊，好歹給傅巧言湊了二十兩出來。

「不許不要，我們也沒什麼好東西，這點錢一點都不夠用，妳且拿著防身，別餓著自己。」

雖說這情況不太可能，但是實際上，宮裡不太受寵的小主、侍妾，日子快過不下去的大有人在，手裡哪怕有點銀子都能好過一些。

傅巧言不是個愛哭的人，這會兒又忍不住啪嗒啪嗒掉眼淚。

宮裡頭日子說好過也難，說難過也並不事事坎坷，只她這一年多來就遇到了許多好人，得到了許多幫助，這每一椿、每一件都讓人難以忘卻。

「謝謝姊姊們！」

桃蕊摸了摸她的頭，笑道：「將來妳飛黃騰達了，姊姊們還要指望妳呢。」

Crescent Family